

您的位置: 首页 > 进入网站

《比喻性语言的跨文化和跨语言研究》述评

南京国际关系学院 季锋

(原载《外语研究》07年第六期)

Dmitrij Dobrovol'skij and Elisabeth Piirainen. 2005. *Figurative Language: Cross-cultural and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s*. Amsterdam and Boston: Elsevier. xii+419pp. ISBN: 0-08-043870-9

1. 引言

Dmitrij Dobrovol'skij和Elisabeth Piirainen合写的专著*Figurative Language: Cross-cultural and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s*从跨语言和跨文化的视角对比喻性语言这一领域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基于大量语料系统地阐述了比喻性语言的特点、分类和产生机制。此书既可以为比喻性语言的描述和解释提供理论依据,又可以为词典编纂、外语教学研究以及双语/多语对比分析等诸多领域提供理论支撑。

2. 内容简介

全书共14章,外加引言部分,可分为三大部分:引言至第5章明确了研究对象、相关概念和理论框架。第6章至第13章是不同层面和角度的研究和例证分析。第14章是结论。

在引言中,作者指出全书研究的总体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够在一致的标准和参数基础上对不同语言中常规比喻性表达(conventional figurative expressions)进行分析的理论框架,以揭示与语言相关的知识结构的特征,以及词汇单位(lexical unit)的比喻义和构成其概念基础的心理意象(mental image)之间的关系。

在第1章中,作者提出了常规比喻性语言理论(Conventional Figurative Language Theory, CFLT)最基本的一条假设:在比喻性表达的词汇结构(lexical structure)和实际语义(actual meaning)之间存在着一个特别的概念结构,即意象成分(image component)。从这个基本假设出发,作者得出比喻性语言研究的六条工作假设,并介绍了全书的语料来源以及比较不同语言中语料的基本原则和实施标准。作者认为可以用两个标准来划分比喻性和非比喻性语言:第一,比喻性语言必须具有意象成分(image requirement);第二,比喻性语言必须是对已具有简单直接表述的同一实体的另一种表述(additional naming)。基于这些标准,作者在词汇层面(lexical level)上对比喻性语言和相关语言现象做了区分。

第2章在熟语学(phraseology)范畴内对常规比喻性单位(conventional figurative units, CFU)中的重要类型进行了探讨。通过对欧洲熟语学研究的综述,作者指出了常规比喻性单位,特别是其中的核心部分熟语(idioms)的研究方向和重点,并阐释了重要类型的常规比喻性单位,如熟语、明喻、限制性搭配(restricted collocations)和谚语的构成标准(constitutive criteria)等。

在对熟语的研究中,传统理论认为,不同语言中语义相近的熟语是完全对等的。但在第3章中,作者提出应该从功能上对熟语进行对比性分析(contrastive idiom analysis),并引入了“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的概念。通过对不同语言中大量的在语义上相近的熟语进行细致的对比性分析,作者指出语言的内部结构(internal structure)、认知和文化因素都可能使不同语言中的熟语在语义、句法和语用方面出现差异。不同语言中完全对等的熟语非常少。作者同时提出了在不同语言中找到功能适当对等熟语(functionally adequate equivalents)的标准和步骤。他们论证了意象成分在跨语言分析中的重要性:意象成分可以影响熟语的实际语义,还可能影响熟语的用法。但由于相同的意象常常归于不同的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具有相同意象成分的熟语在语义上并不一定相同。这是在常规比喻性语言理论框架中对熟语进行对比性分析的一大发现。

在比喻性表达中,从概念上连接意象成分和实际语义的“桥梁”称为理据(motivation)。由于常规比喻性单位种类多样,不可能以一个普适的标准对所有此类单位进行分析,于是作者在第4章中提出根据理据的类型对常规比喻性单位进行分类并加以分析。作者对理据现象做了详尽的分析,并就词源(etymology)与理据、理据与相关现象的相互关系做了论证。在对无理据熟语(unmotivated idioms)进行简要分析后,作者划分了理据的类型:(1)基于迹象的理据(index-based motivation);(2)象似性理据(iconic motivation);(3)基于象征的理据(symbol-based motivation);(4)特殊种类的理据。有一些熟语的理据是几种理据的整合(blending),作者对此也做了简要分析。

第5章的内容有关语言研究中著名的false friends(假朋友)问题。在比喻性语言研究中,这表现为一些常规比喻性单位在心理意象和词汇结构上相似,但在语义上却大相径庭。同种语言之中和不同语言之间都存在这一现象。通过对此类单位进行语义和概念分析,作者证实了上一章中的理据理论,并阐释了常规比喻性语言中不同类型理据的作用。他们认为,源于来源域(source

domain)的各种知识都会引发意象成分,而熟语的实际语义取决于源概念(source concept)中更加突出的成分。作者主要研究了熟语中的false friends现象,并兼顾其它类型的常规比喻性单位,从而总结出引发这种现象的三种熟语理据:(1)基于不同的概念隐喻;(2)基于不同的丰富意象(rich images);(3)基于熟语中的某一成分(constituent)。作者的研究还涉及一种称之为“quasi-false friends”的现象,即不同语言中两个或多个产生于不同的源概念,但词汇层面几乎相同的常规比喻性单位。

在第6章中,作者综述了隐喻认知理论(the Cognitive Theory of Metaphor, CTM)的基本假设以及针对这些假设的批评,讨论了这一理论在常规比喻性单位分析中的应用。概念隐喻为分析不同的语言表达提供了认知基础,但基于相同概念隐喻的常规比喻性单位在语义上仍有差别。作者主张对单个常规比喻性单位的分析主要应该在“丰富意象”这一具体层面上进行,而不是通过抽象的隐喻模式(metaphoric model),这样可以根据意象的文化特征来揭示此类单位的不规则性(irregularities)。

第7章是对前几章中涉及的理论特别是隐喻认知理论的个案研究。作者通过“恐惧”(FEAR)这一语义场探讨了语义现象与概念属性,即实际语义与意象成分之间的关联。作者指出,用认知的方法研究常规比喻性语言并不是要否定传统的结构语义学(structural semantics),而是在其元语言基础上的延伸。作者认为描述熟语的语义学理论应该将意象成分考虑在内。在对“恐惧”的来源域以及语义场结构进行分析后,他们论证了意象(imagery)对于与“恐惧”相关的熟语语义和用法的影响,并由此提出了与传统区分方法不同的语义对立(semantic oppositions)观点。

第8章是对认知模式化(Cognitive Modelling)理论的发展、应用和评述。这一理论基于由Fillmore及其同事提出的框架语义学(frame semantics)理论,用于描述理据现象特别是隐喻象似理据(metaphoric iconic motivation)。认知模式化理论通过描述比喻性语言内容层面(content plane)及其理据的认知加工过程(cognitive operations)来揭示语言事实中隐含的认知结构(cognitive structure)。同传统的“意义转移”(meaning transfer)观点相比,这一理论对概念结构的显性和隐性成分都加以考虑,因而具有明显的优势。作者指出在描述比喻性表达的语义时,必须考虑到这一表达的源框架(source frame)。只有对常规比喻性单位意象结构(image structure)的各部分都加以分析,我们才能真正揭示常规比喻性单位词汇结构和实际语义之间的理据联系(motivating links)。

第9章是对认知模式化理论的个案研究。生活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对同一个源框架会有不同的概念形成过程。一些基本的认知域(elementary domain)尤其会在常规比喻性单位中体现出不同文化的独特性。作者认为应该将某个特定认知域中的常规比喻性语言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并将文化知识同比喻义的概念模式化(cognitive modelling of figurative semantics)结合起来。作者以“房屋”(HOUSE)这个框架为例,研究了不同语言常规比喻性单位中的心理意象各自所体现出的相关文化特征,并由此论证了不同语言对这一源框架不同的概念化过程。

第10章着重论述了文化对常规比喻性语言的重要性。作者首先在文化人类学、文化符号学、语言哲学和语言学学科范围内对“文化”进行探讨,并提出了用于分析比喻性语言以及隐含其中的文化现象的“文化”工作定义。跨语言研究是揭示比喻性语言文化特征的有效方法。通过这种方法,作者提出与常规比喻性单位有关的五种基于文化的知识,即社会交流(social interaction)、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互文性现象(inter-textual phenomena)、虚构概念域(fictive conceptual domain)和文化象征(cultural symbol)。它们彼此区分却又不能截然分开。作者同时指出一些常规比喻性单位的理据是以上几种知识共同作用的结果。还有一类常规比喻性单位,其中的文化特征只与其所属的传统文化或民族文化有关,作者称之为“文化内涵”(cultural connotations)。由于文化的独特性,对这类常规比喻性单位的研究不是跨语言的,它们的使用往往也只限于一种语言中。

在第10章的基础上,第11章重点分析了基于文化象征的常规比喻性单位。作者首先综述了文化符号学的主要观点、学派、理论框架和相关课题,简述了语言学以外的学科中“象征”(symbol)的概念。接着,作者重点论述了“象征”在语言学和符号学中的概念,形成了比喻性语言中“文化象征”的工作概念。这一概念同Saussure对“象征”的定义具有一致性。作者通过丰富的例证,又进一步概括出语言中文化象征的主要特征,并区分了隐喻和象征,探讨了语言中象征的透明程度(degree of transparency),论证了文化语境对象征的影响。最后作者简要解释了与比喻性语言中象征有关的文化代码(cultural codes)。值得一提的是,将“象征”同“隐喻”进行区对比喻性语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体现出作者的创新。

第12章和13章是对前两章涉及理论的实例研究。不少常规比喻性单位中都含有数字或动物成分(constituent),但它们在不言和和文化中的文化象征是有差别的。通过比较分析大量例证,作者揭示了这类常规比喻性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种种联系,从而进一步印证了他们在前几章中的理论和观点。

第14章是对全书常规比喻性语言理论的总结。作者扼要回顾了该理论的基本假设、元语言工具(metalinguistic tools)和基本原则。他们认为该理论主要是为描述比喻性语言提供一些原则和方法,而不是将比喻性语言限制在种种规则之中。同时,作者指出,这一理论只能笼统地概括出比喻性语言语义形成和发展的大体趋势,但无法预测具体会出现哪些语义。

3. 简评

目前,国际上对比喻性语言的研究大多局限在某一门特定的语言上,从不同语言或不同文化对这一领域进行的研究比较少,而且缺乏系统性。本书的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纵观全书,本书在以下几个方面很有特色:

3.1 提出了意象成分这一概念结构

比喻性语言的传统研究往往关注的是“说了什么”(What is said)或者“意思是什么”(What is meant)。而在本书中,作者创造性地提出在这两者之间还存在另一个概念结构,即意象成分。正是这一结构起到了连接不同概念的“桥梁”作用。这一概念结构的存在是常规比喻性语言理论的一条最基本的假设,意象成分成为全书展开论述的出发点。在全书的论述中,无论是判断某一表达是否具有比喻性,还是研究比喻性表达的理据、文化背景以及用法,无不涉及到这一概念结构。

3.2 以新标准划分比喻性和非比喻性(figurativeness and non-figurativeness)

在对大量的比喻性表达进行分析之前,必须对比喻性和非比喻性做出区分。但事实上很难形成“比喻性”的明确定义。传统理论采用一个概念隐喻作参照。(Lakoff and Johnson, 1980:53)这一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但其缺陷也十分明显,即在对概念隐喻已使用部分(used part)的判断上具有较大的主观性,从而导致认识的差异。而本书则根据语义结构(semantic structure)来对二者做出划分,认为比喻性表达最显著的特点是其中存在着另一个概念层面(additional conceptual layer)。书中提出的两个标准,即(1)具有意象成分;(2)是对某一直接表达的另一种说法。这两个标准更为客观,在同一言语社团中容易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

3.3 以功能为尺度来判定不同语言之间的对等表达(equivalence)

在熟语学范畴内,传统理论根据词汇结构将不同语言之间的对等表达分为三种,即完全对等/绝对对等、部分对等和不对等。(Eckert and Gunther, 1992:153)但作者发现即便在词汇结构上完全相同的表达也不一定对等。他们认为,对等的表达必须在

功能属性上保持一致，即必须在相同的语境中发挥相同的作用。

3.4 以多角度和多层面揭示比喻性语言的产生机制

比喻性语言的传统研究往往局限于某一视角，无法全面揭示比喻性语言的产生机制。本书则从多个视角和多个层面对比喻性语言的产生进行了深入探讨。在较高层面(superordinate level)上，隐喻的认知理论揭示了比喻性表达之间的概念关联。而在基本层面(basic level)上，认知模式化理论阐明了比喻性语言的认知加工过程，进而揭示了比喻性语言现象背后的认知结构。作者还通过文化符号学中“象征”这一概念揭示了比喻性语言的概念基础。

3.5 对比喻性语言中隐含的文化知识进行分类

传统的语言学研究并未对隐含于比喻性表达之中的文化知识进行分类。“文化”是个宽泛的概念，对其不加以分类会给语言学、符号学等研究领域带来诸多不便。本书划分出隐含在常规比喻性单位之中的文化知识的主要类型，从而使得读者在个案分析中，能够相对容易地判定出具体是什么文化因素在影响常规比喻性语言的概念基础。

4. 本书的不足

本书浓缩了比喻性语言研究的最前沿的成果，但其中一些部分尚存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作者提出的意象成分这一概念结构虽然在全书的理论框架内非常有说服力，但仍存在较大的主观成分，有待于心理语言学实验的进一步证实。特别是书中涉及一些边缘例证(borderline cases)，其中虽然有意象成分的痕迹，但不够明显。对这类例子的分析需要建立在对意象成分这一基本假设进一步验证的基础上。在对熟语进行跨语言比较研究时，作者将影响熟语使用的参数进行了划分，但是否还有其它参数？这些参数共同作用时哪个起主导作用？这些问题应该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加以解决。

参考文献

Eckert, R. and K. Günther (1992). *Die Phraseologie der russischen Sprache*. Langenscheidt, Leipzig [etc.]
Lakoff, G. and M.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更多文章>>](#)

本站网址：<http://coglingchina.myanyp.cn>

“认知语言学在线”由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秘书处和“南京智汇认知语言学研究中心”负责维护。

创建时间：2004年3月3日。

电子信箱：wyyj2007@yahoo.cn